

# 卷二十七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9

編號 A 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十四年 晉 惠 公 十 年 宋 穆 公 十 年 齊 宣 公 十 年 秦 文 公 十 年 蔡 隱 公 十 年

隱公 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年君惠公初娶宋女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四

隱元年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六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七

昭公五

壬申十三年

陳惠公吳蔡族盧鄭定公元年

叔弓圍費

叔弓叔苴之子也去年十一月蒯以

費叛故季氏使叔弓圍之

弗克

平子怒

季孫意如怒之

令見費

人

執之

為囚

冶區夫

曰

非也

若見費人

寒者衣之

饑者食之

為之令主

而共其乏困

費來如歸

誰與居

南氏

必自喪

民將叛之

而歸之我

誰與居

南氏

必自喪

民將叛之

而歸之我

誰與居

誰與居

誰與居

左傳句解

昭公五年

壬申十三年

叔弓圍費

弗克

平子怒

令見費

時孔子年廿三歲

季平子加恩費人遂叛而蒯

昭十三年

邑誰與南蒯若憚之曰威設若以威武懼之曰怒怒而

畏懼使之民疾而叛使費人攻我為之聚也集其民也為去聲

若諸侯皆然設若鄰國皆為費人無歸則費人無所依歸不親

南氏惟南蒯可親將焉入矣費人不親南蒯則無容於慶反平子從

之從費人叛南氏明年費人叛南蒯氏奔齊楚遠氏之族襄

三十年楚靈王為令尹殺蒍掩而及遠居遠居遠居亦掩之

取其室遠掩之族然之遷于委反蔡洧洧蔡人事靈王有

許圍昭公九年靈王遷許而質其大夫圍蔡洧洧蔡人事靈王有

蔡洧洧蔡人事靈王有皆王所不禮也數

怨靈王所以皆因群喪職之族楚人諸失職者亦啓越大夫常

壽過作亂招公四年會于申靈王戮常壽過故亦怨楚

公子比子公子黑肱子公子棄疾時為蔡公三子皆楚

以叛奉之蔓成然見蔡朝吳朝吳蔡大夫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諸邑之兵皆從叛因四族之徒四族謂遠氏許

入楚時靈王次于乾谿而蔡洧與殺大子祢及公子罷

敵殺靈王二子而立子干為楚王子使觀從從師于

乾谿觀從觀起之子襄公二十二年楚殺觀起而觀而

遂告之從乾谿之兵而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

王聞群公子之成也靈王聞二自投于車下以身

昭十三年

楚人俱叛

楚靈王縊於乾谿

殺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虐言它人之愛惜其侍

者曰甚焉左右若王人之愛小人老而無子我輩小人

知擠手溝壑矣則死而墜於溝壑王曰予殺人子多矣

言我前時多殺人子能無及此虐今我子為人所殺右尹子革曰

請待于郊請靈王自曰聽國人之聽國人之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言衆人皆怒曰若入于大都不入君大都

而乞師于諸侯而來諸侯之王曰皆叛矣言大都邑

曰若亡於諸侯于革又言何不曰聽大國

之圖君也則大國必興王曰大福不再言得國為君

取辱焉適足以為諸然丹乃歸于楚子革亦奔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申亥芋尹無字之子勸從謂子干曰不殺

乘疾觀從告子干言雖得國則今雖得猶受禍也必及

害也若子干曰余不忍也言我不忍子玉曰子玉即人將

忍子言汝雖不忍殺人吾不忍俟也汝被殺也遂行觀

出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時國人不知靈王存亡故棄疾

使周黍而呼曰王至矣棄疾因國人夜駭乃夜使人適

矣呼去國人大驚以為靈使蔓成然告子干子誓曰

棄疾又使成王至矣許言靈王國人殺君司馬國人已

楚公子子干  
子誓自殺

昭十二年

君及司將來矣今又將君若早日圖也汝若能早可已

馬棄疾庶可免為衆怒如水火焉衆怒難犯如水能不可

為謀不可與又有呼而奔至者曰衆至矣成然之言未

人呼而走至曰國二子皆自殺子于子哲不悟棄疾即

位是為封陳蔡立陳惠公蔡侯復遷邑先是楚遷許於

陳遷方城外人於初靈王卜曰命龜以卜云余尚得天

下言我庶幾得天不吉卜之投龜怒而擲詎天而呼曰

詈天而叫呼云詭呼豆反是區區者而不余界言天下乃區區微細

余必自取之我必違天而民患王之無厭也國人皆

欲無厭也厭平声故從亂如歸故樂於從叛初共王無家適是

楚共王無適音的長子共有寵子五人有寵妾之無適立也

欲立為太子音的乃大有事於群望乃大祭祀群望而祈曰

未知道從祈於請神擇於五人者言請群神選使王社稷使王楚

祭乃徧曰璧見於群望乃奉一璧以徧見曰當璧而拜

者神所立也言五子有偶然當璧而拜誰敢違之誰敢

神者命者既乃與巴姬蜜埋璧於太室之庭共王乃與其妾

祖廟之庭不令人知使五人齊使五子皆齊而長入拜自長至

而拜長展兩反康王跨之其璧靈王肘加焉拜時其肘加於

昭十三年

楚王得國

楚王當璧

子干子皙皆遠之所拜處與壁相遠去吉平王弱棄疾抱而入使

抱以再拜皆厭紐初埋壁時微見壁紐以為審識至闕

韋龜屬成然焉闕韋龜知棄疾必為君故以其屬音燭且曰韋

言棄禮違命卜於神是棄立長之禮楚其危哉此所以致靈王

也之亂子干歸元年子干奔晉觀從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子干其濟康問云子干此對曰難叔向答云宣子曰

惡相求又問云棄疾親恃子如市賈焉如市賈之同利

古何難果何難對曰無與同好答言棄疾本不誰與賈

惡則亦不得取國有五難取國之難有五事有寵而無人

也雖有大國之寵而無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

也難也有主而無謀三也雖有內應而無有謀而無民四

也雖有謀策而不得有民而無德五也雖得民心而無

也難也子干在晉依晉國十三年矣自昭元年至晉楚之從

從子干遊者不聞達者明達之人可謂無人此犯族盡

親叛無親族可謂無主此犯無釁而動召子干時楚可

謂無謀此犯為羈終身終身為可謂無民此犯人所愛

徵其出也楚人可謂無德此犯王虐而不知靈王暴

忌楚君子干楚國姑借涉五難涉五難事誰

叔向論楚  
平王得國  
在下頁

叔向論子干  
不能得國

昭十三年

能濟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虐得楚國者必棄疾也君陳蔡棄疾

為蔡公時穿封戌既歿兼治陳事城外屬焉方城之外皆屬附之苛慝不作不為虐政

惡盜賊伏隱民不為盜私欲不違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民皆無怨

之先神命之當璧而拜是國民信之民無怨心是國民信之也芊姓

有亂芊楚姓也楚國凡有弒逆之亂芊彌爾反必季實立必是幼子得立為君楚之常

也楚之舊事常是如此獲神一也謂先神命之有民二也謂國民信之今德

三也謂苛慝不作寵譽四也謂貴妃之下居常五也謂棄疾季子得立乃楚之

常有五利有以此五利以除子干之五難誰能害之終無能害之者

子干之官以子干所居之官言之則右尹也為右尹則卑也數其譽寵以貴

寵二者而言之數上声則庶子也為庶子則賤也且神所命以神所選則

又遠之與璧相遠則非神之所立也其賢亾矣其貴位則無之其寵棄矣

其父既歿又棄矣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

立其將何自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虐又問二君亦出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答言齊桓乃衛姬所生也有寵於僖衛姬為齊

僖公所寵有鮑叔牙實須無隰朋有二三賢人有莒

衛呂為外主衛姬衛之女也齊桓出奔莒二國在外主之有國高呂為內主

國氏高氏齊上卿也在內主之從善如流其從人之善言如流水之順易下善齊肅其謙

降於善人則容貌齋莊而肅敬不藏賄不務得不從欲不務淫侈

叔何論齊桓晉文之事

施舍不倦施舍恩惠無有倦心求善不厭咨訪善士無有厭心是日有國所以

能國不亦宜如此得國乃其宜也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我晉先君文公乃有寵於獻獻公所寵好學而不貳幼

好學不易其初好學去声生十七年十七歲時有士五人遭驪姬之難有

魏武子司空季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子餘為腹心即趙

衰子犯即狐偃有魏犇賈佗二賢為之腹心為股肱魏犇即武子也

有齊宋秦楚日為外主齊妻以女宰贈以馬楚子有藥

卻狐先日為內主藥枝卻穀狐突先軫去逆反臣在內主之凶十九年自

奔至復歸九十九年守志彌篤守志愈堅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

後而與之民心皆獻無異親獻公九子惟文民無異望

惠懷棄民民心皆天方相晉天方助晉使成將何日代文

別無賢君可此二君者異於子干與今子干共有

寵子共王又寵愛國有奧主室西南隅曰奧言國無施

於民彼子于者內又無無援於外外無諸去晉而不送

晉人不送其歸楚而不逆楚人無施也何呂冀國何以

去是無援也歸楚而不逆歸楚而不逆歸楚無施也何呂冀國何以

得國而○晉合諸侯于平立自晉平公築鹿祁之宮諸

為君乎次于衛地次于衛國之地叔鮒求貨于衛向之

之會次于衛地三宿以上曰次叔鮒求貨于衛向之

弟也字叔魚欲使衛淫芻蕘者緜人刈草伐薪以衛人

人納貨于已鮒音附淫芻蕘者緜人刈草伐薪以衛人

昭十五年 晉公平 會而諸侯 見晉莒良



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衛使大夫屠伯以羹錦饋叔向曰諸侯事

晉且言諸侯皆事晉國未敢攜貳未有離貳之心况衛在君之宇下况衛近於

晉猶在屋宇之下而敢有異志豈敢他有意向芻蕘者異於他日今晉之刈

甚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者不逆其意反錦者不利

其貨曰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此人者瀆貨無厭數求貨賂無有厭足

亦將及矣將及禍矣為此役也以其瀆貨故特為子若呂君

命賜之汝若假衛君之命其已則芻蕘者必止客從之屠伯從叔向言

未退而禁之客未退而叔鮒即禁止芻蕘者晉人將尋盟將與諸侯尋盟齊人

不可齊有貳心不肯受盟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天子之卿土也晉侯使叔

向告曰抑齊人不盟言齊人不受盟若之何何以對曰盟且底

信言盟者所以致其信也君苟有信晉君苟有誠信諸侯不貳則諸侯無二心

何患焉不必以齊為患告之呂文辭先奉辭以告之董之呂武師兵而

督雖齊不許縱使齊國不肯受盟君庸多矣晉君之功多矣天子之

老天子之公卿大夫自稱曰老請帥王賦我請自帥元戎十乘元戎大

兵也在軍前者其車十乘乘去聲呂先啓行啓開也行道也此二遲速

唯君言將助晉討齊或緩或急唯晉君之所命叔向告于齊曰復召諸侯求

盟言諸侯求尋盟已在此矣皆已會于此矣今君弗利今汝齊君不寡

君且為請我晉君敢以諸侯之意而請於齊對曰諸侯討貳答言諸侯與兵而伐

手印之會 衛服晉

手印之會 齊不服晉

昭十五年

攜貳則有尋盟乃有尋若皆用命若諸侯皆從何盟之

尋又何必叔向曰國家之敗言國家之有事而無業有

好之事而無事則不經則交好之事有業而無禮有貢賦之

業而無上經則不序則事雖有常有禮而無威有上下

無可畏序則不共則雖有次序而不恭有威而不昭有

畏之威而不共則不明則雖為恭敬不明棄共信義不

昭告神明敬百事不終禮則無業而百事不終矣所由傾覆也

國家之敗蓋由是故明王之制王立為法制使諸侯歲

於此覆天子以志識貢賦之業聘問朝臣講禮歲諸

侯親朝天子以講習上再朝而會臣示威天子於諸侯

下之禮間去声朝音潮再朝而為一盟誓以志

會以示可再會而盟臣顯昭明再會而為一盟誓以志

業於好志識貢賦之業在於交講禮於等講習上下之

故使示威於衆聚衆故為會也昭明於神昭明德之

朝也神故為自古臣來至于今未之或失也通行此法未

盟也存之道國家存恒由是興為之則存廢之則晉禮主盟

晉以此禮而懼有不治恐諸侯之事有不奉承齊犧承

主諸侯之盟而布諸君意於齊君求終事也約之事也

齊盟所用儀而布諸君意於齊君求終事也約之事也

君曰余必廢之今齊君乃曰我何齊之有何用齊唯君

叔向對齊景公言魯齊與會

昭十年

圖之必如此語唯寡君聞命矣我晉君已聞齊之命矣

戰齊人懼之討已對曰小國言之言不須尋盟大國制

之汝大國且裁制之敢不聽從不致既聞命矣已聞晉

敬共君往敬供儀物遲速唯君或緩或急叔向曰諸侯

有間矣言諸侯有間不可君不示衆不可不以八月辛

未治兵乃以辛未建而不旆建立旌旗而壬申復旆之

曰魯朝夕伐我言魯旦夕幾亡矣二國近我之不共所

晉貢者魯故之畏魯晉侯不見公晉昭公信其諧使

叔向來辭謝絕之曰諸侯將甲戌盟寡君

知不得事君矣事魯矣請君無勤無勞魯子服惠伯對

曰惠伯孟君信蠻夷之訴言晉輕信已絕兄弟之國絕

命矣我魯君已聞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甲車

多乘去聲雖已無道行之假使無道必可畏也宜不况

其率道何况率道其何敵之有何敢與牛雖瘠馬則魯

贏瘠瘠在亦反饋於豚上魯如豚焉以贏牛而其畏不必

必如南蒯子仲之憂子仲公子愁也去年與南蒯同

其庸可棄乎言此二人能為魯憂其可忘乎若奉晉之衆若奉晉四

諸侯之師及用諸侯之兵因邾莒杞郕之怒因四國之怒以討

魯罪以伐魯叛晉之罪問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之憂以為間隙何求而弗克

何所求魯人懼之計聽命不致及盟及盟同盟于子產爭承

與晉爭受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言古者天子班諸侯貢賦之數輕重以列之

輕重各列尊貢重公侯位尊其地廣而貢重周之制也此周法也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甸服在天子畿外公侯以其地近故貢重也

鄭伯男也鄭國伯爵其卑而使從公侯之貢使出懼弗

給也恐地狹賦少敢以為請請從伯子諸侯靖兵自晉楚為

弭兵之盟好以為事以和好而為行理之命晉國使人來無

月不至無月不貢之無藝貢賦之重小國有關小國不

關所以得罪也所以得非諸侯修盟令諸侯而修存小

國也本欲以存貢獻無極今來貢賦亾可待也則小

亾可待也存亾之制制貢重則小國亾將在今矣其定制

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初不許故自日晉人許之至

乃從既盟而退子大叔咎之游吉責子曰諸侯若討

若以諸侯其可瀆乎其可瀆慢子產曰晉政多門言晉

政事不貳偷之不暇其為二心為苟何暇討尚何暇國

平即之會  
鄭不懼晉  
時韓宣叔  
向以講信  
不事兵戈

昭十三年

不競亦陵鄭不與晉爭則何國之為如此則何以公不

與盟晉信邾莒之諧故魯昭晉人執季孫意如夫執魯大

子將討子產歸未至國未至聞子皮卒聞罕哭且曰

吾已哭而言曰無為為善矣吾無為更唯夫子知我子唯

皮知我善今已歿矣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孔子言子產從足以

為國基矣其爭貢賦足詩曰由有莖篇樂只君子只語

也君子可樂也邦家之基君子能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所以求樂者也且曰復言曰合諸侯盟主會藝貢

事藝極貢賦之禮也非失禮也○吳滅州來吳滅楚令

尹子期請伐吳子期蔓成然也王弗許平王曰吾未

民人言我初即位未未事鬼神未及祭未修守備未及

守未定國家未及安而用民力遽用民力敗不可悔若

而敗不可追悔州來在吳州來之邑猶在楚也可以復取得之

子姑待之待之○季孫猶在晉季平子被子服惠伯

私於中行穆子孟椒私與晉荀曰魯事晉言魯國平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何以反不如邾魯兄弟也伯禽與唐

父昆土地猶大所命能具皆能供具若為夷棄

之絕之為去聲使事齊楚使之叛晉其何瘳於晉於

昭公盟晉執手子

吳滅楚州來其平不報吳君名長陸王僚之文

惠伯託首見歸宣子起以歸季子

昭十五年

之病無所瘳差親親與大與土地之大賞共罰否賞其能

罰其所不能者共音恭所以為盟主也後可為盟主子其圖之其

為我諺曰俗語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豈無

大國大國尚多非穆子告韓宣子荀吳以此且曰且自

楚滅陳蔡不能救言楚靈王滅二而為夷執親迺為夷

兄弟國之將安用盟乃歸季孫釋季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孟椒言我魯君未合諸侯而執其老合

侯而執若猶有罪猶有罪若魚國歿命可也則季孫歿於若曰

無罪若曰魯而惠免之而施恩惠諸侯不聞則諸侯不

由是逃命也是逃晉命何免之為非所謂請從君惠於

會遺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患遺季謂叔向曰子能歸季

孫乎問叔向能對曰不能答言我能我第羊舌

鮒鮒音乃使叔魚鮒字叔魚見季孫鮒往見曰昔鮒也得

罪於晉君言我昔日得自歸於魯君襄公二十一年

樂氏及叔虎之黨故也微武子之賜當時若無汝父不至於今豈

更有今日雖獲歸骨於晉我今雖得以骸猶子則肉之亦由

之賜得以再生敢不盡情豈敢不以情歸子而不歸今

歸汝而女鮒也聞諸吏我今竊聞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不肯歸鮒也聞諸吏我今竊聞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昭十二年

昭十二年

昭十二年

季平子作... 分不肯歸叔... 向之弟鮒... 逃歸

晉將為女除治館舍西便近河其若之何以處之且

言將囚汝於遠地也為去聲泣叔魚且泣以實其言蓋叔魚多詐無情平子懼信其

實故能為之泣所以叔向曰鮒也能云平子懼言而

懼先歸逃歸惠伯待禮見遣之禮

癸酉十四年楚平王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慮

南蒯因民之欲叛也欲叛南蒯也劫南蒯逐之曰群臣

不怠其君言我諸臣不德畏子以及今汝之威以至干今

三年聽命矣聽從汝之命子若弗圖汝若不謀費人不忍

其君忍背叛季氏將不能畏子矣將不復畏汝子何所

不逞欲言汝何往而請送子請送汝請期五日南蒯請

為期遂奔齊五日無變侍飲酒於景公齊景公飲

曰叛夫以戲之也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言去季氏以強公

室也子韓皙曰大夫齊家臣而欲張公室言而欲強公室

罪莫大焉犯言其有越職○晉邢侯與雍子爭郟田邢侯

公巫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奔久而無成其訟久

士景伯如楚獄官時聘于楚叔魚攝理羊舌鮒攝韓宣

子命斷舊獄舊獄命鮒決斷罪在雍子而罪在雍子者

蓋侵邢雍子納其女於叔魚雍子自知其罪叔魚蔽罪

邢侯叔鮒得女反斷邢侯怒而受罪殺叔魚與雍子於

昭十四年

費人殺南蒯

叔向斷邢侯罪

昭十四年

朝廷之上二人於朝音潮宣子問其罪於叔向韓起問叔向

向曰三人同罪言三人皆有死罪施生戮死可也而如戮於叔

魚雍子雍子自知其罪雍子自而賂官買直而納女以

鮒也叔魚受女刑侯專殺刑侯專擅其罪一也其

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其罪曰昏雍子有大惡而掠取美名

貪官敗官為墨墨不繫也貪于貨賂以敗其官守殺

不忌為賊專擅殺人而無所畏忌夏書曰逸昏墨賊殺

三者皆故其罪曰賊刑侯有之此乃臯陶請從之請用乃施刑侯

乃行罪於刑侯而所制之刑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陳二子之尸

殺之所謂施生也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於市所謂戮

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孔子言叔向之遺風治國制刑

治晉國而不隱於親不私於躬而三數叔魚之惡前後

責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皆極言之不曰義也夫能以義斷恩

並可謂直矣謂之直乎平丘之會在去數其賄也謂言

無厭以寬衛國遂使衛國免晉不為暴而晉不為歸魯季

孫亦在稱其詐也謂言鮒以寬魯國於討伐之禍晉不

為虐而晉不為刑侯之獄見上言其貪也謂言其以正

刑書使合於夏書晉不為頗而晉之用刑不為三言而

除三惡三次發言而除加三利加寬衛寬魯正殺親益

昭二年

孔子稱叔向不庇其黨之直三事

昭二年



榮雖殺其弟而益有令名猶義也夫叔向三數其弟之惡疑於傷義故再言猶義也夫蓋以明  
其所謂大義  
喊親者也

節句解二十七卷終

五國